



独 家 策 划

黑诊所：城市边缘的毒瘤

编者按：在北京，黑诊所如同致命的毒瘤，滋生在城市边缘的各个角落。“查封”、“捣毁”黑诊所的新闻，年年月月不绝于各类媒体。那么，黑诊所缘何会频繁出现并屡禁不绝且有蓬勃发展之势？黑诊所何以成为那些生活贫困的来京务工人员看病的首选？为何黑诊所老板会铤而走险从事这个高危行业？监督管理人员在治理非法行医活动中遇到的困难有着怎样的无奈和苦衷？近期，带着这些疑惑，本刊记者分别对北京市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四个区的部分黑诊所进行了暗访，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本刊记者◎徐微

在这个世界上，“黑”与“白”的较量从未停止过。黑诊所如同致命的毒瘤，滋生在城市边缘的各个角落。“查封”、“端掉”、“捣毁”黑诊所的新闻，年年月月不绝于各类媒体。近期，本刊记者分别对北京市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四个区的部分黑诊所进行了暗访，结果发现城乡结合部的黑诊所随处可见，触目惊心。

黑诊所卫生诊疗环境怎一个“乱”字了得

门面狭小昏暗，一个不到8平方米的屋子里，摆放着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张单人床，而床上的床单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这就是记者在石景山区的一个小村子看到的一间黑诊所，记者真的无法想象在这样的环境里怎样能给患者看病？而接下来记者暗访的几十家黑诊所也基本上都是这种状况。

记者看到的黑诊所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吃饭看病在一起，小小的门面既

是诊室又是厨房。记者在丰台区某黑诊所暗访时，正值中午吃饭时间，记者推门进去时，没穿白大褂的“医生”正蹲在地面上煮面条呢！要不是外面挂着一个白底红字的写有“诊所”两个字的牌子，闻着面条的味道，记者差点认为自己“私闯民宅”了。“医生”热情地让记者等一会，还紧着赔不是，说自己的老婆回老家看孩子去了，要不然也不用自己做饭。现在他只好一身兼两职，既是“医生”又是“护士”。这是一个夫妻店，两人均来自河北，丈夫是“医生”，妻子是“护士”，



京城黑诊所调查

——价格低廉、需求旺盛是黑诊所屡禁不绝的主要原因

来北京开黑诊所已经快两年了。记者借机观察了一下诊所的情况，12平方米左右的诊所里放着两张钢丝床，床上堆着破烂的棉絮被，床下是积满灰尘的油瓶、醋瓶，还有几个空点滴瓶。

随后，记者又来到丰台区一家名叫“老乡诊所”的黑门诊内，看到一个青年男子正在给一位中年妇女打点滴，这个女人蹲着把手放到一个塑料凳上，男子用药棉擦了擦她的手，就把针送入静脉。这名男子接着把点滴瓶挂在门板的钉子上，叫妇人躺在屋内惟一的木板床上。房间狭小昏暗，一

些简单的药品放在货架上，桌上放着几个铝制饭盒，里面是针管和药棉。记者看到，这名男子在“治疗”过程中直接用手接触片剂药品，未经严格的消毒处理就为患者进行注射，并将使用过的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等直接扔到垃圾堆里，不按规定做任何毁形处理。

黑诊所声称 “是病就能治”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黑诊所虽然条件简陋，但“业务”却十分齐全，妇科药流、人流引产、接生上环、性病专科、皮肤专科、内外儿科、牙病专科等无所不包。

记者佯装买药走进一家没有挂出营业执照的“诊所”。“有甲硝唑吗？”“有，什么药都有！”“这里还可以看病呀？”“当然可以！”这名没有穿白大褂的“医生”立即找来一个标签已经有些模糊的瓶子，并倒出几片药来。可能是看出了记者的迟疑，这名四十出头的男

子笑着说：“我这里的药种类多，价格便宜，别看我的诊所不大，每天看病的人很多，需要的药量也很大，你就放心吧！药品还可以拆零卖，保证让你花最少的钱看好病。”记者问诊所都可以看什么病，男子的回答让记者感到震惊，“我这里除了癌症不能看，什么病都能治”。

另一家黑诊所的门口立着一张招牌，上面写着：“打针、包扎、输液、人流、包治各类性病……”这又是一个“包治百病”的黑诊所。“医生”是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子，听口音是四川人。记者对那名

医生说嗓子特别疼，有一点鼻塞。那名“医生”问也不问，就拿出一瓶甲硝唑注射液，并开出双黄连，“挂一瓶盐水就能好，明天都不用来了。这个药方最好用了，所有的感冒我都这样开，都治好了。”医生怕记者不信，拉开床下的一个抽屉，里面有20多瓶“盐水”空瓶和一大堆管子、针头。记者发现，在用药选择上，几乎所有“医生”都不会多加诊断就第一时间竭力推荐输液治疗，美其名曰疗效快。类似普通感冒咳嗽一律上菌必治加双黄连注射液，若发烧再加安痛定之类。

后来，记者从当地村民那里了解到，诊所里晚上的生意要比白天好很多。于是，晚上7点左右，记者又特意去了一趟那个四川人开的黑诊所。在那个不足15平方米的房间内，共挤了10多个人，有挂盐水的，有买药的，也有带小孩看病的，那名“医生”正一边抽烟一边给小孩打针呢。

黑诊所内所售药品“深藏不露”

记者在暗访时还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这些黑诊所在药架上摆放的大多都是空药盒，有病人时，才去另一个隐蔽的地方取药。在这些诊所内，药架上的药品种类很有限，而且都是较便宜的药。记者连问了几家诊所最贵的口服药是哪种，得到的答案相同，是十



几块钱的新康泰克。另外，诊所内的药品几乎没有分类，一般都是各种药品混堆在架子上，每种药最多两三盒，一般只有一盒或一瓶，有些药瓶连标签都没有，只有“医生”本人知道什么药放在什么地方。另据记者仔细查看后发现，大部分黑诊所里的常见药品和正规药店出售的药品在包装、规格等方面都没有区别，据“医生”介绍，他们的药品都由正规的医药公司供货，有业务员长期联系，药用完了就进，用多少进多少。在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此类现象也很普遍。

在海淀区的一家黑诊所中，当笔者以病人身份买药时，诊所从业者便出门从其他地方把笔者要买的药拿了出来。当看到记者疑惑不解时，他连忙解释道：“这还不是为了应对检查、减少损失！我们有另外存放药品的地方。”记者问起他药品的主要来源时，他说都是来自六里桥附近一家医药公司，需要什么药就可以打电话订，直接送来。

黑诊所多在城乡结合部扎堆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城乡结合部是黑诊所的主要生存地，其中以朝阳区最为典型。朝阳区外来人口多，为了省钱、图方便，这些人一旦生病，就在附近诊所寻医问药。在朝阳区的一个不大的村子里，据记者粗略地估算，竟然有20多家黑诊所。这些诊所有的只开半扇门，有的明目张胆地写着“看病请进”，有的甚至在墙上画出路标，指引患者。

在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尽管黑诊所不像朝阳区的那个小村子那样集中，但基本上记者走访的每个村子都有一家黑诊所，为了躲避执法人员，这些黑诊所的位置都挑选得十分隐蔽，并未挂牌，如果没有本村人的指点根本无法找到。

黑诊所“医生”少有本地人且均无执业证书

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四环和五环之间的一些城中村暗访时发现，这里的从业人员有九成以上不是本地人，和居住在这些

城中村里的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一样，靠黑诊所吃饭的“医生”也来自五湖四海，包括东北、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地。

据调查，这些从业者有的的确是医生，有过在医学院校学习的经历，有的还在诊所内堂而皇之地高挂行医“许可证”，然而记者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些所谓“许可证”的注册地点均非本市。当然，连这类在外地注册的许可证都没有的“医生”更是大有人在，有些甚至从没有受过正规的医疗教育，纯凭经验治病。一名“医生”说，他毕业于某医学院，以前曾当过医药代表，但没做过医生。

记者来到位于丰台区城乡结合部的一家“湖北诊所”。此时，一名30岁左右的妇女正在吃午饭，她是这里的“医生”。记者谎称头晕、心慌来看病，便借机与她闲聊起来。“就你一个医生吗？”“小诊所，一个人足够了。”“怎么没看见营业执照？”“我们这边的诊所都没证。没证不要紧，我们有技术。”

光顾黑诊所的患者多为外来务工人员

记者经过数天调查发现，光顾黑诊所的病人都是在当地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一位70多岁的老人对记者说，他们这个村子住了好多外来打工的，这些人收入很少，根本去不起大医院，只能选择这些黑诊所。

在一家黑诊所内，一个30多岁的妇女对记者说，她的诊所已经开业三年多了，病人多为附近的民工。“我丈夫什么病都能看，我主要是看妇科病。来这里看病的人，主要是看重这里可以做人流、药流、接生，而且药价便宜。”

甘肃来京务工人员何某说：“我们住得比较偏远，离大医院有很长一段距离，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去大医院既费钱又耽误时间，还不如就近到小诊所看，而且一般小病花个50元左右，通常吊一次针，再搭配一些便宜药就基本上对付过去了。而进一次大医院少则几百，多则上千，我们根本承受不起，而且看病挂号排队手续繁琐，也让我们吃不消。”他的另一位工友

王某补充道：“我们民工最想的就是花最少的钱把病看好，顾不上什么卫生条件或是有没有证照。说白了，谁不愿意去正规的大医院看病，我们都明白那里设施全，卫生条件好，但是我们没钱啊，所以要求自然就低。”

在北五环外的大有庄北里一家挂着妇科、内科、外科牌号的诊所内，记者以社会调查为由和“医生”展开了详谈。据他介绍，来这里看病的一般都是在附近租住的外来务工人员，极少有北京本地人来买药看病，因为他们大多有医疗保险，去医院买药看病可以报销。

黑诊所所有被黑恶势力染指 并向恶性犯罪蔓延的倾向

记者在一家黑诊所调查时，发现诊所外有一个面容憔悴的男子一直在徘徊，但始终没有进来，老板说不愿意接待这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吸毒者，可是没有钱，所以就到我们这种诊所找一些药品来代替毒品。我看他可怜，前些天给他弄了一些，可是他始终不给钱，所以就不爱管他了。”记者诧异道：“还能弄到这些药品？”老板挺平静地笑了笑说：“像我们这样的诊所都有这样的药品，客户有需要，我们就想方设法搞到手。一般的这类‘精麻毒’放药在药品批发商那儿说说好话都能弄到，像‘安定’注射液、‘杜冷丁’之类就要看你的关系硬不硬了。”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此前公安人员曾在海淀田村地区破获了一系列强奸案，调查后发现，这些犯罪分子从打着“成人保健”旗号的黑诊所里买来可致人迷幻的“春药”，再到附近的歌厅里给小姐下药，然后将其带回出租屋进行强奸、迷奸。据说这类“春药”是从广州等地弄来的，要靠关系，有路子，并且价格不菲，一小包要价上百元，大多只卖给熟客。出售这类非法药品的几家黑诊所、黑药店的老板同犯罪分子相熟并勾结，为其提供犯罪工具。最终，这些人也都被刑事拘留。为此，记者联系了某公安分局，这一消息也得到了警方的证实。■



独家策划

“越早人行越好” ——对话某黑诊所老板

本刊记者◎周玉涛

朝阳区某地，是北京市外来人口的一个主要集散地，拥有流动人口数万人，正是这众多的流动人口养活了这里的黑诊所老板。记者暗访了该地区数家黑诊所老板，每一番谈话都令人感受颇深，都可以清楚、完整地回答为什么这里会有如此多的黑诊所，为什么这些黑诊所老板会背井离乡、甘冒风险从事这个行业，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选择到黑诊所就医。为此，记者从中选取了一位颇具代表性的黑诊所老板，通过与其对话，或许能够找到

上述问题的答案。

这家黑诊所的位置有些偏僻，装修也略显简陋，门口没有灯箱，没有悬挂红十字，只在窗户上写着“××诊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屋里面有两个人，一名男子（即本文采访的主人公方某）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电视，另一名女子则在悠闲地织着毛衣。

记者和随行的一名女同事走进屋里，老板显得极为热情，急忙放下手中的碗筷，搬过椅子让记者和同事坐下。一个药柜、一张“诊桌”和一张单人床占了这个不足5平方米的小屋的绝大部分面积，加